

請掀開經本，第一百五十七面倒數第二行，這講到富樓那尊者，他是以舌識入道，文殊菩薩對他的評斷：

【說法弄音文。開悟先成者。名句非無漏。云何獲圓通。】

富樓那尊者他是世尊會下十大弟子，說法第一。前面兩句菩薩批評他說，說法雖然是由於舌識調弄『音文』，「音」就是音聲，「文」是講文章。這個文章並不是寫出來的文章，就是這音聲有條理、有層次，將一樁事理說得很明白，別人一聽就懂得，這就是文章，並不是說一定記錄下來叫做文章，不記錄也是文章。說法當然離不開世出世間法，以這些法來開悟別人。第二句講『開悟先成者』，這句話很重要，「成」是講成熟，凡是說法，聞法開悟必定是成熟之人，我們一般人說種子成熟。如果他不成熟，諸佛菩薩怎麼給他開示他也沒辦法悟入。這個成熟、不成熟的關鍵，給諸位說，就在放下、放不下，成熟是真正放下，有一絲毫不能放下就障礙悟門。像這樣的話，在佛法裡面可以說聽得太多了，經論、語錄裡面幾乎篇篇都是。要真放下，實在講太不容易，為什麼？「我放下，我統統都放下了」，你們想想，放下了沒有？你還有個「統統放下」還沒有放下，你還有這個東西在，那就不行，還是障礙。所以說連放下也要放下，真正做到一念不生。這個一念不生是什麼？不生一個妄念，妄念沒有了，正念就現前。這個境界是說不出的，所以古德常講「唯證方知」，只有你自己證得這個境界，所謂是「如人飲水，冷暖自知」。你沒有證得這個境界，總是要隔一層。

講到證得，佛法教學裡面特別注重的言下頓悟，著重這一點。不能頓悟，多數都被言語文字迷惑住，又變成障礙。換句話說，說

法或者是經文是幫助我們開悟的工具，你要會用、用得很得法，幫助你開悟；你要是不會用、用得不得法，就被這些文字言說障礙，古德講「死在文句之下」，文句就變成障礙。這就是先成熟，這一點非常重要。末後兩句是講什麼？多數人，一些人不會用，就是死在字裡行間、死在言語之下。『名句非無漏』，言說、文字不是無漏法，要用這些有漏法，你在這裡面去證得無漏，這是教學的成功。迷在有漏法裡面，那如何能獲得圓通？禪家把文字、言說、種種開示，比喻作什麼？指月。你看禪宗語錄名字叫《指月錄》，《指月錄》是什麼？用手指著月亮，叫你看月亮，不是看手指。你得會看月亮，月亮是無漏的，手指是有漏的，指著那個月亮，月亮在哪裡？你老看著手指，以為月亮在手指上，這就錯了。學佛確實有不少人發生誤會，般若在哪裡？「般若在《大般若經》裡面、在《金剛經》裡面」；如來藏在哪裡？「如來藏在《楞嚴經》裡」，這糟糕了。就是這個意思，說明「名句非無漏，云何獲圓通」。可是初學的人又不能不用這個辦法，在於老師善巧的誘導，更重要的是我們做學生的要能善得意旨，了解老師的用心、用意。即言說、離言說，那就是即有漏成無漏法，這是學佛很重要的一個關鍵的所在。下面一首是講優波離尊者，他是持戒第一。

【持犯但束身。】

『束』是約束，『持犯』是講戒律，有止持、有作持，有開遮持犯。

【非身無所束。】

你有身才有這個約束，如果沒有這個身，誰受約束？

【元非遍一切。云何獲圓通。】

這種約束，只有有身才有這個約束。如果能夠破四相，無我相、無人相、無眾生相、無壽者相，諸位想一想，持犯還有什麼約束

！《永嘉大師證道歌》上說得很好，大悟之人不拘小節，就沒有這些拘束，大悟是什麼？破四相之後，這是大悟之人。破了四相，生死了了，不但生死沒有，輪迴也沒有了；不但輪迴沒有，十法界也沒有了，呈現在面前的是一真法界。由此可知，戒律只能夠規範十法界之內的有情眾生，十法界之內諸位也許會懷疑，十法界有佛法界，佛還不行嗎？你要曉得，佛，天台家講四種，有藏、通、別、圓，藏教的佛還沒有見性，試問問他要不要持戒？當然要持戒，沒見性，通教的佛還是要持戒。別教的佛我們可以說那是大徹大悟，別教佛相當於圓教二行位的菩薩，圓教初住就見性了。話雖然是這麼說，理上是這麼講，可是就以圓教來說，初住見性，明心見性，四相破了，往上面再升進還有四十一個位次到妙覺位，既然還有四十一個位次，戒律也不能夠缺少！但是他們那種修持的方法跟我們不一樣。沒有見性，的確約束於身口七支；見性之後的戒叫心地戒品，不在身口七支，身口七支沒有約束了。實在是起心動念那個境界太微細，此地也是就粗淺處來說，尊者是以戒律來教人；換句話說，是律宗的祖師。戒律是大小乘共同科目，不管你修學哪個法門，八萬四千法門沒有說不持戒就可以成就的，沒有這個道理。

在圖書館的同修，這是為了方便起見，現在真正要是講戒律、修戒律，怕大家都做不到，所以我們選出蓮池大師的《沙彌律儀》，選出這個兩篇，他這兩篇東西等於說戒律的綱領、戒律的摘要，以最淺顯的文字來註解，我們將它影印供養給諸位。這個事情不能督促，現在時代不相同，只能夠勸勉大家。我們用《感應篇》、用《了凡四訓》、用《文昌帝君陰騭文》，就是最近《安士全書》裡面的，希望大家自己發心去修學，奠定戒學的基礎，因戒生定，因定才開慧。所以，持戒是學佛的最初方便，是開慧的手段，不從這上面開慧，你縱然開了慧叫狂慧，不是真正的智慧。真正的智慧統

統是從定裡面發生的，這一點希望諸位要特別留意。要是講大乘佛法、一乘圓教佛法，《華嚴經》裡面「淨行品」是戒律、「梵行品」是戒律。「淨行品」是初學的，「梵行品」就把境界又往上提升一層。

古人教我們學《華嚴》，將「淨行品」跟「普賢行願品」定為課誦。學《華嚴經》，他的課誦早課念「淨行品」，以「淨行品」來修學；晚課念十大願王，「普賢行願品」，就是最後這個一章，別行的這一卷，十大願王導歸極樂。這兩品，實際上就是我們淨土宗歷代祖師勸勉我們持戒念佛，就是這個意思。我們最近選讀的本子，主要選的是這兩品。為了讓大家對於整個《華嚴經》，有個概略的認識，我們選了「綸貫」；為了在亂世當中自救救人，我們選了「觀自在菩薩」這一章。在民國初年印光大師，這是我們淨土宗的祖師，你們看看《文鈔》裡面所說的，他勸念佛的同修每天在早課加持一千遍的觀世音菩薩聖號，祈求世界和平。所以我們的《華嚴》選讀，就選了這四篇東西，可以做為課誦。

文殊菩薩的意思，就是這是不能夠遍滿法性的，這個辦法要叫初發心的人依這個來證圓通，都會有障礙。諸位要曉得，證圓通就是明心見性。文殊菩薩所講的一點都不錯，初發心的人他容易著相，稍稍有一點執著就變成障礙，所以我們曉得這一點，才真正能夠懂得文殊菩薩的意思。再看下面一段：

【神通本宿因。何關法分別。念緣非離物。云何獲圓通。】

佛弟子當中目犍連尊者是神通第一。『神通』是修得的，而目連的神通完全因為有宿世的因緣，如果我們用的是意識，意識所對的是法塵，意緣法塵，只是分別心，即使修得神通現前，也是分別心的作用。這是我們看一般修神通差不多都是這個樣子，這說得沒錯。文殊菩薩在此地說的就深了，把真相說出來。我們平常看只看

個外表，譬如某人開智慧了，實際上智慧是你本來有的，每個人的智慧都與諸佛無二無別，你為什麼不能現前？是因為有煩惱蓋覆住。你把煩惱、無明去掉，你智慧就現前，本有的。馬鳴菩薩在《起信論》裡告訴我們，「本覺本有，無明本無」，無明是不覺，不覺本無。神通是真如本性的德用，它也是本有的，由此可知，不是修得的。我們凡夫妄想分別太多，所以我們這個能力沒有辦法完全透出來。這些菩薩他們修定，這個修定，要是以中國宗派裡面來講，相當於止觀。《楞嚴經》沒有到中國來之前，智者大師從《法華經》裡開悟，悟入之後他發明三止三觀，那就是講修行用功的方法，天台宗的方法是止觀，止觀也屬於禪的一種。在當時印度有些高僧到我們中國來弘法，拜訪智者大師，看到智者大師這種教學的方法非常讚歎，告訴他，與《楞嚴經》裡面佛所講的奢摩他、三摩、禪那，大致相同。於是中國人才曉得印度佛經裡面有一部《楞嚴經》，所以《楞嚴經》沒有來，名字先知道。《楞嚴經》到中國來之後，歷代祖師大德們給它做的註解完全是用天台止觀來解釋。

一直到明朝交光大師，他才把過去解釋推翻，這就是《楞嚴正脈》。《楞嚴正脈》，在《楞嚴》註疏裡面講那是新派的；舊派的，長水為代表，他們是採用天台的教義。到交光大師完全不是的，他提出的也很有道理，因為天台教觀用意識，就是用第六意識心所修，而《楞嚴經》裡面經文的教義，諸位能看得出來，它是要捨離意識心，不用心意識，教你用六根的根性，用六根根性這不是天台家的方法，交光大師提出這一點相當有見地。所以明末以後這些諸大師註解《楞嚴》，都採取交光大師這個看法，於是《楞嚴經》的註解就分成新舊兩大派。我們學這部經，不要有門戶之見，不要存優劣之見。說實在的話，交光大師說的是有道理，我們要是用他的辦法得不到利益，為什麼？因為我們心意識離不開，反而用天台家

那個老註解我們得受用。就跟《壇經》裡面神秀大師的偈子，對我們來講有用處，「時時勤拂拭，勿使惹塵埃」，對我們來講有很切實的用處，幫助我們。六祖大師的偈子雖然是高，沒得用處，「本來無一物」，你行嗎？你能夠本來無一物嗎？你阿賴耶識亂七八糟的東西太多了，你沒有辦法。那個東西好是好，太高了用不上，所以諸位要懂這個意思。現在我們看的《楞嚴》註解，就是圓瑛法師的註子，也是依據交光大師的《正脈》。所以你把《楞嚴經講義》打開，合起來看一看，十分之七是《正脈》的內容，另外很少部分參考其他的註疏，是以《正脈》為主寫的這部《講義》，這是我在此地特別提醒諸位。

文殊菩薩的標準拉得太高，就是本來無一物、捨識用根，拿這個標準，實在講不是我們初學的。人家這個地方講的初心不是我們這個初發心，我們沒到這個程度。他的初發心是圓教初住的人叫初發心，初住菩薩是大乘法裡面見道位，不是我們境界，我們連小乘見道位都不夠資格，小乘見道位要斷三界八十八品見惑。「初心，大概是說我們」，那就誤會了。初心好比念書一年級，人家的一年級是大學一年級，不是你小學一年級；你小學一年級，以為是自己，這搞錯了。雖然都是一年級，程度相差懸殊太大，這一點我們要特別留意。要曉得交光大師說的沒有錯，是有道理，對我們小學一年級的人用不上，只能夠說薰習成種，讓我們知道有這回事情，它是相當高的境界。神通就是本能，意識要能夠收攝住，像《四十二章經》裡面所講的，「制心一處，無事不辦」，制是什麼？控制。你能夠把心控制在一個地方，不叫它胡思亂想，控制在一個地方這就是定。譬如念佛人他把心繫念在佛號上，久而久之得了定，得定叫念佛三昧。

禪家大別來說，一種是觀心，一種是參話頭，也是把心制在一

處；教下裡面，天台止觀還是繫心在一處；華嚴宗的修學法，它是作法界觀，還是屬於止觀的一種。這個開頭都是用心意識，心意識是要用一個階段，用一個階段之後第六意識它不妄動，也就是妄念少了，心逐漸清淨，然後再把它捨掉，捨識用根。捨識用根絕對不是你現在能做到的，這一點諸位必須要明瞭，現在哪能做得到？你在佛門用上十年、二十年功夫，然後你再修捨識用根，上上乘的根性，那就不簡單！你要不信，你就是拿《六祖壇經》來說，「參請機緣」那一章裡面，十三位善知識哪個人不是用心意識？到六祖那個地方，六祖給他一點破，心意識一放下就證入，境界就提升。他要是沒有前面那一段功夫，碰到六祖，六祖怎麼說也是枉然，這叫根熟。法達禪師念《法華經》念了三千遍，三千遍十年，一天念一遍，一年三百六十天，十年三千六百天，幹了十年，十年都是用心意識在那裡念，所以被《法華》轉，不能轉《法華》。到六祖那裡被他一語點破，統統放下，一下證入了。

我們這些人不要說碰到六祖，碰到釋迦牟尼佛、碰到毘盧遮那佛也沒有辦法，也點不通、也沒有法子，所以這一點希望我們要特別的留意，要去體會。現在我們所修，修攝心一處，就是收你第六意識的心，不可以好高騖遠，一步登天是登不上去的；逐步的來修學，按部就班、規規矩矩、老老實實的來修。持律法師，你們看這一期《會訊》裡面，我們把這篇文選出來供養給諸位。那個人就笨到那個樣子，他有他的可愛之處、有他可取之處，他用上二十年的功夫他開悟了。這個人，道源老和尚他們都見過，聽他講過經，講得真好，開了悟的人，這是值得我們效法的。你們自己如果說笨，大概還沒有笨到持律法師那個樣子，那樣的人都會有成就，可見得哪個不能成就！就怕你用功不得法，那你就沒有成就，用功得法沒有不成就的。所以頭一個是什麼？學老實，凡是不成就的全都是不

老實。天台家的教學，教你出去講經說法，給諸位說，完全背註解，他上台講什麼經？背註解。決定不准你自己加一點意思，除非你開悟。不開悟決定不容許加一絲毫意思在裡頭，所以他能夠開悟。真的，俗話說得好，「聰明反被聰明誤」，那些不開悟的人都是聰明人。開悟的人都是不聰明、都是老實人，循規蹈矩，決定不敢胡作妄為。

你們今天學經，哪個人能辦得到？如果叫你學一部經，學圓瑛法師註解，把它統統背過，上台的時候完全照註解念出來，你們覺得「這有什麼意思？枯燥無味」。好，你不枯燥無味，不枯燥無味，一生沒有開悟的指望；人家那個枯燥無味，他搞個十年、二十年，最後味道就出來。你曉得為什麼？他心是定的。剛才講制心一處，他心是定的；你自己要是研究這個怎麼講、我要怎麼發揮，你心是亂的。你心到處在攀緣，你心沒有辦法制在一處，你們想想誰聰明？不知道這個原理，不知道祖師用心之苦。過去海仁老和尚在香港，他前幾年圓寂了，香港稱他作首楞嚴王，他一生就講一部經《楞嚴經》，完全是背註解。跟他學經的人也是背註解，他大概只有五、六個學生，都不錯，根底打得深。這種教學看起來好像是笨，其笨無比，他對於開悟，對於攝心、定慧，那真是有妙不可言的功夫。現在人頭腦再靈活、再靈巧，總是向外攀緣，表面上看、往近處看好像好看得不得了；遠處看，吃大虧，比不上人家。我們仔細看看《高僧傳》，看看古來這些出家在家他們那些成就，你從這個角度去看，才了解他為什麼會成就。再看看我們現前這一代，在家出家這麼多年的苦修，為什麼不成就？兩個一比較，清清楚楚、明明白白，他為什麼成就、我們為什麼不成就？他們的成就，循規蹈矩；我們的不成就，好高騖遠。

不知道那無可奈何，知道了就要改，改過自新，知道了就要改



。從今天起改，不遲，縱然花二十年的時間，還是值得。縱然你是三十歲的人，花二十年的時間，五十幾歲開悟不算遲，悟了之後正好度眾生；換句話說，那個時候佛法正是要興旺起來的時候。這就是說明智慧、神通、德能，都是自性裡頭本來具足的，『何關法分別』。意識是法塵分別之性，神通是曠劫宿因之力，與法塵分別之性了無關涉；換句話說，不是法分別而現前。所以菩薩在此地講「神通本宿因，何關法分別」。『念緣非離物』，念念攀緣，第六意識是攀緣，譬如我們念一句阿彌陀佛，念念就攀緣佛號；禪宗參話頭，念念攀緣話頭。他要是捨掉攀緣，那就是用六根根性，就不是用第六意識。這個攀緣的心當然離不開法塵，這個「物」就當作法塵講，這個辦法不能見性，這是真的。這個辦法可以制心一處，到制心一處再把這個辦法捨掉就見性，那就是入了初住，大乘的初心。底下是持地菩薩他證入的法門：

【若以地性觀。堅礙非通達。有為非聖性。云何獲圓通。】

持地菩薩因平地而開悟。這就是說修福重要，他幹什麼工作？天天修橋鋪路，哪個地方路不平，人家走起來不方便，他就把那個地方搞平，這是修福報，利益一切往來的行人。他那個心就繫在這個地方，也是用的心意識。有一天遇到佛，佛走在這個地方也是看到他機緣成熟，為什麼？他心裡別無二念，他發的願，哪個地方有不平，我都去把這個地給它鋪平。所以他心裡只有一念，沒有別的雜念，繫心一處。你們才曉得古人開悟的訣竅在什麼地方。剛才講法達禪師滿腦袋就是《法華經》，沒有別的；無盡藏比丘滿腦袋的《涅槃經》，這就是繫心一處。持地菩薩一腦袋的就是，哪個地方地不平，他就去給人家平地。到了心繫在一個境界裡，這成熟了，所以有一天佛經過那個地方，他碰到了，佛給他一點醒，叫他平地要平心地，他恍然大悟。我們今天是千經萬論處處指歸，點不醒我

們，那就是我們心是散亂的，一天到晚胡思亂想，這是大病，輕視了修福。持地菩薩是標準修福之人，他開悟了。六祖大師給我們大家示現的榜樣，修福；持地法師給我們的榜樣，也是修福。文殊菩薩的評斷，地的性質是堅固的，它是障礙的，它並不是一個通達的性質。持地菩薩每天做的工作是屬於有為法，不是無為法，每天去做工，這個做工都是義務的，沒有酬勞，是自己發心、主動，不是人家聘雇的，所以是有為法，不是無為法。以有為法去修無為的果，這是不相應，所以對於證圓通不相宜。他的機緣殊勝，遇到佛，佛教給他要平心地，他的念頭一轉，把有為的捨掉，一下轉到無為裡面去，這才大徹大悟。初發心的人，可以說完全都在有為的境界裡，因此要獲證圓通，這個辦法對根熟眾生，特別根性是可以的；如其不然，這個辦法也很難叫人開悟。底下一段這是月光菩薩，他修水觀。

【若以水性觀。想念非真實。如如非覺觀。云何獲圓通。】

月光菩薩的水觀，他是由這裡證入的。文殊菩薩對他的評斷說，如果以水大之性做為你所觀的境界，換句話說，觀成了還是想念的成就，是想像把它變成的，並不是真實法。譬如修水觀的人他在房子裡修定，在他的境界裡面，他坐在水中央，自己所看的就像一片汪洋大海一樣。別人看到，別人看到的還是地，沒有，只有他見得到，別人見不到，你說它是真的還是假的？修這種觀法，在我們中國歷史上也有不少人，有人修成了。這些觀法，給諸位說，跟《十六觀經》裡面所講的道理、辦法、境界很接近。《十六觀經》觀大海結冰，不是叫你到大海裡去觀，就叫你憑想像，那是觀想。想成了怎麼樣？睜開眼睛也好，閉了眼睛也好，你面前這個地都是冰，都結成冰彷彿是琉璃世界一樣。觀落日懸鼓，不管你在什麼地方，你眼睛面前看到一個紅紅的太陽，那叫觀成了。想像而成，真有

，在你自己看得到，別的人看不到，不是說我觀成了旁人也看到，旁人看不到，旁人他沒有修這功夫他看不到，你所修的你看得到。因為別人看不到，所以你這是妄想，不是真實的。如果是真實的，別人也能看見，為什麼只有你看見，別人不能看見？這個境界不是真實的，所以說『想念非真實』。

末後兩句是說以如如之理，不是覺觀的辦法，『如如非覺觀』。如如之理就是圓通之體，就是講的真如本性，真如本性裡面像六祖所說的「本來無一物」，哪裡有什麼覺觀？沒有。所以它是離念，離一切妄念，它是如如不動之法，怎麼可以用分別覺觀證得？還叫一個初心的人用這個方法，很難。這個辦法就是觀成了，也不容易見性。念佛法門裡面《十六觀經》，智者大師所做的註解，《十六觀經》疏鈔，註得真好，但是淨土宗歷代的祖師講經，都喜歡採取裡面的理論，不用它的辦法，而用持名念佛的辦法。你們想想為什麼不用這個辦法？這個辦法很不容易修成，修成之後不能見性，只能夠得念佛三昧；如果境界往上面再提升一層，這個觀要把它去掉。諸位曉得那個相觀的時候很難成就，到以後去的時候也很麻煩，不容易去掉。境界現前很不容易把它擺脫掉，你要是不把這個相擺脫掉，不能見性。換句話說，這個辦法只能叫你到事一心不亂，到理一心不亂要把這個相捨掉，凡所有相皆是虛妄，要把這個相捨掉，到那時就很麻煩。沒有念佛方便，念佛是一句名號，你懂得這個名號是假名，捨容易！我們現在用這句阿彌陀佛，這用第六意識在念，念到把第六意識妄心攝心一處了，都攝在佛號裡，我們的第六意識不動則已，一動就是阿彌陀佛，不會動到別的地方去，這就是攝心在一處。久而久之這個心不動了，把這一句佛號擺脫掉容易，這就見性。捨一句假的名容易，觀成的相捨掉不容易，所以《十六觀經》難修，將來捨的時候也難捨。你看歷代祖師誰提倡這個辦

法？但是都歡喜智者大師所講的理論。底下一段說：

【若以火性觀。厭有非真離。非初心方便。云何獲圓通。】

這是烏芻尊者他是因火大，七大是地水火風空見識，是由火大而悟入。前面這兩句，說明尊者當初採取這種方法來作觀，也是厭有而求斷。火是一種煩惱，厭惡煩惱，想把這個深重的煩惱斷掉，才來修學這個法門，所以菩薩在此地批評他，不是真實本來離開的方法，不是一種真正離開，而是你討厭才離開它。你不厭的時候，你還沒有起心要想離開，是因為你自己厭有，你才離開，這不是出自於真實；換句話說，不是本來面目。初心入道一定要斷煩惱，而煩惱裡面最重的，諸位要曉得是什麼？你們一定會想貪瞋痴，貪瞋痴是煩惱。貪瞋痴的對象是什麼？五欲六塵。修行的層次先離外緣，譬如我們講布施，先叫你布施什麼？布施外財，身外之物先叫你離開。然後再叫你布施內財，布施內財是什麼？布施貪心，貪瞋痴的心，能貪、能瞋、能痴，布施這個。先放下什麼？所貪的、所瞋的、所痴的，都是身外之物，修學要從這上下手。千萬不要說，「理論只是斷貪心，東西沒有關係，我還是多多益善」，你們想想看，你的貪心能斷嗎？你的貪心只有天天增長，斷不了！必須從事相上去斷。

你們曉得佛門裡面有個大善知識，龐居士，大家都知道他是非富有人，家財萬貫。學佛的時候全家學佛，把他家裡金銀財寶裝在一條船上，船放在江當中把這個船沉下去，財寶統統不要。說「我斷的是貪心，我有這個東西不妨礙」，那是貪心真正斷了不妨礙，沒有斷的時候會妨礙的。別人勸他，「你既然都不要，自己不享受它，你拿去做點好事不好嗎？去幫助那些貧苦之人」。他說了一句話，「好事不如無事」。你們想想哪個好？這對於修道的人來講，太重要！做好事的有兩種人，一種是世間善人，不是修道的，

修福，他做好事；另外一種就是再來的菩薩，他煩惱斷盡了，可以倒駕慈航來做好事。真正在用功的人，那是障礙，諸位要曉得這個道理。在中國古時候叢林裡面，那些住持、執事都是佛菩薩再來的，天台國清寺，剛才講智者大師道場。你們曉得六祖在黃梅舂米，道場有那麼多人每天要吃飯，那個時候米都是人舂，那時候誰在那裡舂米？豐干禪師；廚房裡面燒飯、做粗活的，寒山、拾得。到以後被人發現了，豐干是阿彌陀佛再來的，寒山拾得是文殊普賢兩大菩薩，他們在那裡修福，侍候大眾。

那個人可以做好事，為什麼？自己事情已經了了，「所作已辦，不受後有」，可以多做好事來利益眾生。自己的事情沒有辦、生死沒有了，你要是做好事，好，六道裡三善道去受報，永遠沒有辦法出頭。所以龐居士教給我們「好事不如無事」，真正修道人要懂得祖師苦口婆心。我們今天說老實話，所以不能成就就是什麼？希望做好事，把自己給害慘了。今天政府是鼓勵宗教要辦社會福利事業，大家都去做好事去，真正修道人名聞利養都不要，也不需要政府來表揚你是好人，你很榮耀，有這個念頭，你還能了生死嗎？你還能見性嗎？不能。這就是說明，在目前這個階段修道要緊，那就是什麼？要無事，這一點很重要。所以我在一出家就提倡，但是我的提倡，人家還說我要革佛教的命，來找我麻煩。我提倡什麼？寺廟讓在家人管理。為什麼？在家人他不急著了生死，他可以做好事，多多做好事，出家人不要管寺廟的事情。這個辦法不是我想出來的，是佛教寺院原本就如此。

釋迦牟尼佛當年，你看人家請他講經說法建的精舍，那個精舍的主人不是他。祇樹給孤獨園，主權是祇陀太子跟給孤獨長者的，是他們的財產。他們是請佛在那裡說法，這裡面所有的事情都是他們去管理，佛才不管這個事情，你房子倒了，房子倒了就走，到別

的地方去。你要想把佛留住，那好，你天天就要派人來照顧，侍候得很周到，表示自己恭敬、有誠意，佛就會在此地多講幾天，你沒有這誠意，少講幾天。所以出家人日中一食、樹下一宿，教你什麼？無事！也許說，我這樣修行的話，哪個寺廟都不讓我住。諸位曉得，寺廟之所以不讓你住，就是因為你有事；你要是無事的話，哪個寺廟不歡迎你？個個都歡迎你。不但寺院歡迎，護法伽藍、八部護法神都得擁護你，為什麼？你是個無事的道人，真正修道人。所以寺院行政業務交給在家人去管理，決定正確。出家人怎麼樣？做教員、做學生，像學校裡的教員，不管學校行政，上課他就來了，下課他就走了，沒有事情。管理行政那些人是做好事，那是好人好事。我們自己功夫還沒有成熟，沒有到這個境界，我們就要做，那就是世間的善人。像這些地方，我們都要深深的去體會，了解諸佛菩薩、歷代祖師他們的一番苦心，我們對他才真正是五體投地，才看出人家大慈大悲。像寺院的雜務工作，這是修福，不能夠把行政混雜在一起，行政是修福，一般的工作那是個人修福。修福我們是要修，福慧雙修；建道場接引眾生那是好事，絕不是一個初學人能夠辦的，這是我們要特別小心謹慎、要量力而為。自己沒有這個境界，心還會被外頭境界牽著轉，這個事情做不得。幾時能夠真正做到「不取於相，如如不動」，可以了，這個時候可以開道場，可以接引眾生。好，今天就講到此地。